

电影文学剧本

# 南征北战

沈西蒙 沈默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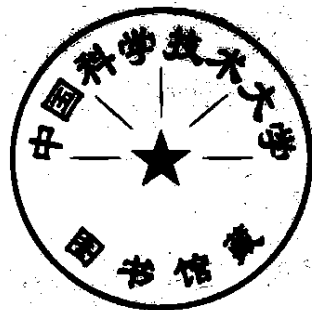
顾宝璋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35.7  
=2

## 内 容 说 明

本书描写解放战争初期，当敌人向山东作重点进攻，我军在毛主席的运动战的战略思想指导下，如何消灭敌人，取得胜利的故事。书中成功地塑造了解放军指挥员、干部、战士和人民群众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，并生动地表现了人民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给人以深刻的教育。



## 南 征 北 战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 化 部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 张 2 $\frac{1}{2}$  插 页 2

1978年10月第一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—6000册

统 一 书 号：10061·288 定 价：0.24元

初春。

昏沉的黄昏。

天边的炮声隆隆。

我军四列纵队沿着公路，拖着沉重而整齐的步伐向前行进。间或有一小队一小队的骑兵疾驰而过。每个战士都戴着钢盔，盔上饰着伪装，身上扑满尘土；他们的脸色沉重，眼睛却坚毅地向着前方。

与公路间隔几十公尺，有一条铁路，铁路上也走着队伍。

公路边上的路牌：“省界”，箭头指着队伍来的方向写着“江苏”；指着队伍前进的方向写着“山东”。一列一列队伍经过这里，都向路牌凝望一下，随又向前走去。

张连长走至路牌前停住，回头远望背后烟雾中的天空，脱下钢盔，头上显出缠着伤口的白绑带。他抚摸了一下伤口凝视着路牌，片刻，他抹去脸上的汗水，随又向前走去。

远处显出起伏的山峦、灰色的石崖、点点的村落、稀疏的丛林。

行列中班长陈德海望望他旁边的战士，轻轻地说：“刘永贵，快到你家门口了吧？”

刘永贵点点头：“就在前面山脚下。”

陈德海逗他：“你老婆孩子会在庄头上等你吧？”

刘永贵绷起脸：“班长别拿我开玩笑（严肃地）。见了她们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话说。”

陈德海：“为什么？”

走在陈德海左边的战士王春鼓着嘴说：“为什么？天天打胜仗，天天往后撤！这个道理怎么也说不清……再往北，我看意见可多咧！……”

陈德海朝王春看了一眼，没说什么。王春把枪换了一个肩。

陈德海伸手去接王春的枪：“来，我替你背。”

王春推开他的手。

队伍在行进……

高营长骑在马上看着地图，教导员的马和他并列走着。

## 二

敌人的坦克一辆辆从烟雾中的城门口里吐出来。

敌人的卡车一辆辆牵引着大炮从烟雾中吐出来。

敌人的装甲车满载美械装备的蒋匪军从烟雾中吐出来。

敌人的战斗机群从灰色的云端里吐出来。

行列中，几辆中卡簇拥着一辆新式吉普车驶来，车内躺着穿美式军装的敌张军长和他的参谋长，他们膝上放着军用地图，正在听车内无线电广播。

广播声：“……这一月来，我东路国军进展神速，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，节节败退！吾人深信，国军在美国盟邦支助下，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，今后三个月内，必将华东共军部队全歼在山东境内……”

敌张军长指着地图上的桃村说：“参谋长，共军主力正向桃村以北撤退，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占领桃村！”

敌参谋长：“我们的前锋部队距离桃村只有五十公里了。照这样的速度前进，明天拂晓赶到桃村是绝对有把握的。不过……军座，根据苏北作战多次的经验，我看没有接到共军的脉搏以前，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！”

敌张军长十分傲慢地：“不！他们的脉搏已经给我接到了。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是跑不了。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，我们必须乘他们立足未稳之际，给他一个全部歼灭！”

一辆敌摩托车飞快地从后面赶上来。

敌军长车停，摩托车上跳下一个译电员来。敌参谋长开门接过电报阅毕，对敌军长说：“停止前进，待命。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。”

敌军长感到突然，接着电报后露出很不高兴的样子。

### 三

高营长骑在马上，眼望前方。通讯员从乾粮袋里拿出一个馍来：“营长，吃馍吧？”

高营长摇头不语，仍然看着前方。

通讯员拿起军用水壶：“喝水吗？”

高营长仍然望着前方……

“……”

教导员勒马向前几步说：“老高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高营长稍顿了下：“我想……再往北，队伍该怎样带？”

教导员同感地：“是啊！我们这两张嘴已经快不够用了。”

高营长：“教导员，后面这个敌人跟着我们已经四五天了。下面这一仗，上级要把我们拉到哪儿去打呢？……”

教导员：“我想……不管在那儿打，总归要收拾这个老冤家！”

丁宝山突然高兴地：“营长，前边就到桃村了！”

高营长欣然远望：“是吗？……”

在正前方山脚下，一片葱绿的树丛簇护着一个村庄。村头片片的果花，村庄上白色的房屋，突出屋顶的的广播台……村背后：矗入云端的石崖，像巨人似的巍峨屹立，

是那样庄严、雄伟、险峻、美丽……

忽然间防空号响，公路上、铁路上正在行进的部队迅速向两侧隐蔽。

桃村的群众纷纷向村外树丛里、山脚下、地洞里隐蔽。

距桃村二里许的地方，横贯着一条东西大沙口，河面上架着一座南北大铁桥；桥上、河下，北撤的群众、部队迅速向两岸庄稼地里隐蔽。

两架敌侦察机沿着公路、铁路由南向北低飞侦察，扫射。

子弹射中铁路上的车站，月台上的路牌“桃村站”被射中。

子弹射中桃村村头“我军必胜，蒋军必败”的土墙，土墙上八个大字依然显目存在。

子弹扫过沙河，扫过铁桥，一直向北扫去。

敌机远去，司号员吹解除警报号。

公路、铁路两侧隐蔽的部队拍打身上尘土继续前进。

高营长：“丁宝山，快到村上去看看赵大娘她们。”

丁宝山应声欣然向桃村跑去。

高营长对教导员说：“三年前打鬼子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负了重伤，就在桃村休养；村上有个赵大娘把我从死里救活过来。赵大娘可真是一个好大娘，好母亲……”

#### 四

桃村口公路边，庄严雄伟的石碣面前，有一片开花的果园；赵大娘手扶着果树，她心思沉重地望着纷纷北去的人流，灰白的头发迎风飘拂着。她不禁喃喃自语：“人往北，车往北，牲口往北，都往北啦！……”

战士刘永贵的老婆，拖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孩子匆匆跑来：“大娘，帮我带一下，我招待队伍去。”

她把孩子放在赵大娘身前，急急跑去……

孩子看着远去的母亲和北往的人流感到孤寂，紧搂着赵大娘的腿：“奶奶……”

赵大娘把他抱起来，紧贴着孩子的脸：“奶奶不走，奶奶陪着你……”

丁宝山老远的呼喊着：“赵大娘！”

赵大娘一怔，朝远处看去，一时也分不清是谁；直到小丁跑到她面前立正敬礼过后，才认清是丁宝山。她喜出望外：“嗨！你看看，这不是老高的通讯员吗？”

丁宝山揩着头上的热汗：“大娘，是我！”

赵大娘帮着揩去小丁头上的汗水：“三年不见，你可长高啦！高连长呢？”

丁宝山：“在后面，马上就到。现在他是我们的营长啦！”



赵大娘高兴地：“啊！那可好，老高进步得很快。”

丁宝山：“大娘，你大闺女赵玉敏呢？”

赵大娘：“她呀，也进步啦！去年大选，村上人抬举她，选举她当了村长。这会正在河口铁桥上忙着哩！（说着指着正北远处的河口）这两天忙的饭也顾不上吃。”

丁宝山朝村北河口远望。

河口，北撤的群众、大车、牲口、部队纷纷涉水过河，铁桥上也走着群众、民工、担架。

一个年轻短发的姑娘站在铁桥南口地堡顶上在指挥着——她就是赵玉敏。

赵玉敏：“大家听指挥！让担架先过，让伤员先过！”

桥中央有人喊：“村长，村长……”

赵玉敏：“来啦，来啦！”

桥下也有人喊：“村长，村长！”

赵玉敏：“就来，就来！”

……

丁宝山跑进村里，穿街而过。一群青妇队在给队伍递送茶水。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的姑娘脑后拖着一条大辫子，她就是二嫚。

二嫚递水给一个战士，见到了宝山：“噢！丁宝山。”

丁宝山：“二嫚！”

二嫚：“你们打哪儿来？”

丁宝山：“打前方来。”

二嫂：“上哪去？”

丁宝山：“……不知道……”

二嫂心情沉重地：“你们不在这儿住下吗？”

丁宝山点点头：“不住下。”

二嫂：“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了吗？怎么还往后撤？”

丁宝山：“这……”

二嫂：“为什么不在这儿打？”

丁宝山想了想：“……现在我们打的是运动战。在南边，我们就靠两条腿子跑东跑西打胜仗！”

二嫂：“我不懂，你们为什么要往北走。庄上有些人再说你们……”

丁宝山愣住：“说我们什么话？”

二嫂不响。

丁宝山：“讲我们什么话？”

二嫂：“说你们不该再往北！”

丁宝山无言回答。

果园里，高营长一手牵马，一手抱着那孩子，和赵大娘并排走来。

赵大娘一手牵着那个大孩子，一手朝高营长指划着：“打从去年土地还家以后，光景就像春三月的庄稼一样，一天比一天好。”

高营长：“你家分到几亩地？”

赵大娘：“咱母女三个，分到九亩坡地，一亩梨树，还有五分枣园。”

高营长：“还分到梨树？枣园？”

赵大娘指着一片青茁的果树林说：“你看，那就是！”

高营长赞美地：“长得可真壮实！”

赵大娘感叹地：“可不是，谁见谁都夸。往年这些再好也是地主的……老高，如今你们都往北开啦！好光景怕的不牢靠……”

高营长劝慰地：“大娘，这是你的家，也就是我们的家！咬咬牙先忍着点！”

沙河口，人群、担架、大车、部队，打桥上走过，有的涉水过河，纷纷由南往北而去。

赵大娘：“看，这都是我们的人，我们的牲口！……”

高营长凝望着眼前的景象，心中沉重。小孩儿抱着他的脖子亲昵地喊道：“叔叔……”

高营长望望孩子徬徨的小眼，抚摸着孩子的头。

赵大娘：“这孩子打从出世以来，还没有见着他爹刘永贵是什么样的呢！”

高营长：“这孩子是刘永贵的吗？刘永贵就在我营里一连当战士，后面就到。”

赵大娘：“嗨！老蒋破坏了多少人的好日子啊！”

高营长把孩子放在她跟前，激动地说：“大娘，老蒋是秋后的马蜂，横行不了几天。相信我老高，我们准能打

回来！”

赵大娘点头：“这……大娘知道……”

马在嘶叫，两人走上河堤。

赵玉敏正在桥头上指挥着：“同志们，一个跟一个，一个跟一个……”

高营长对大娘说：“你闺女进步可真快啊！”

赵大娘：“你等等，我叫她来……”

高营长忙拦住：“不用，不要妨碍她的工作。”

张连长走出行列向营长走来：“营长，队伍在这儿休息一会再走吧！”

高营长：“怎么？！”

张连长：“连里好些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，他们都想到家里去看看。”

高营长平静地：“昨天教导员不是和大家讲过吗？要长期打算，现在有任务。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，继续前进！”

张连长脸色沉重：“越在这种情况下，经过家门口……总之，不到北边来就没有这回事，真伤脑筋！”

高营长压制着：“走十里路以后再休息。”

张连长无奈，敬礼走去。

两匹马从北岸驶来，蹚水过河激起来水花，朝高营长奔来。

马上参谋勒马行礼：“高营长，团部命令，你营停止

前进，在桃村一线集结待命。”

高营长：“什么任务？”

参谋：“不清楚。”拨马奔去。

高营长朝司号员：“停止前进。”

司号员吹号，前进部队停住。

队伍中张连长脸上显出疑问的神色远望着高营长，走在张连长身后的班长陈德海、战士刘永贵、王春等相视不解，继以喜色。

停止在道上长龙似的部队纷纷答号。

## 五

晚上。

部队休息在果树园里，休息在树丛里。有的倚着树、有的躺卧着、有的背靠背、有的战士围绕着几堆火，火上架着行军锅，水在沸腾着。

他们低低地哼着沂蒙山民谣：

人家都说嘞，沂蒙山好；  
沂蒙山上啊，好风光；  
青山绿水嘞，多么好；  
风吹草低啊，见牛羊。

.....

在歌声中战士郭建华一手拿着煎饼，一手拿着大葱。  
夏长林坐在他旁边。

郭建华嘀咕着：“反攻反攻，反到山东，一张煎饼，两棵大葱。”他卷起煎饼无味地啃了一口又放下。

夏长林：“你别说鬼话！总有一天要反攻出去的。（拿出一个馍）这是我早上从华中带来的，吃吧！”

战士王春和李进背靠背坐着。

王春：“再往北退，我要求干地方队伍去！”

李进：“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！干地方？！没有主力，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。”

王春：“你看（指着眼前的山、水、庄稼、树木、房屋），这每一寸土地，每一棵树木，每一间房子，哪一样不是我们用血肉换来的。……说什么也不能让敌人糟塌！再往北退，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！”

李进：“同志，别犯急躁病！打仗嘛，总是有进有退……”

王春截断他的话：“退？！退到哪里是头？敌人来了跟他干嘛！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！”

李进：“照你这种打法，我们力量再大，三两回也就拚完了……”

王春：“那你说该怎么打？”

李进：“你没听营长说，这个问题……（他自己也说不完全）总的来说，一句话：相信上级，我们一定能胜

利……”

在另一边，班长陈德海和其他三四个班长在讨论着：

陈德海：“我班里比你们还那个……往北才五天，就有一半人成天愁眉苦脸，都是一个病症，对运动战的思想没搞通！我看，我们党员应该起保证作用，尤其我们当支委的要想办法帮助领导解决这个思想问题。走，赶紧找指导员去！”

在一所院里的油盏灯下，刘永贵的媳妇在压碾，刘永贵行装枪支尚未放下，坐在一边抚弄着他的孩子。

他媳妇：“你走你的，谁也不拦你，我一个人跟玉敏他们上山打游击去，不用你操心。（故意地）孩子你可要带走！”

刘永贵无可奈何地笑答：“别说气话！你说：哪有野战军战士带着孩子打仗的？”

在另一所院子里的油灯下，丁宝山和二嫂在推磨，赵大娘在簸小米，她唠叨着：“刚吃上几顿饱饭，老蒋就想来夺碗啦！……唉！哪一天才能过安生日子，真难呀……”

二嫂：“娘，光发愁也不抵事。老蒋来了就打嘛！大不了再上山打两年游击！”

赵大娘：“看你这孩子说的多轻巧！”

院子中央一间屋里露着灯光。

屋内灯下，赵玉敏坐在桌边，手上拿着小本子和笔。

高营长与教导员站在一边。

赵玉敏：“……眼前就怕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，扯战士的腿，就误你们行动。”

高营长：“你把我刚才说的话，跟家属和群众解释解释；告诉他们，我们为什么要跑到东打一仗，跑到西打一仗，这就是为了歼灭敌人！”

赵玉敏点点头。“嗯！（用手拨亮灯芯）我工作上的缺点真太多啦！不知怎样搞的，一遇到困难，就想不出办法来。”

高营长：“你比从前进步得多了！”

赵玉敏：“你别表扬啦！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呀！你刚才说的话，真像一把钥匙，把我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！你还记得打鬼子那一年，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，你还教过我认字哩！老高，啊！高营长，我不会落后的；我一定要赶上你们。（笑着起立）我马上召集小组长开会讨论。”

高营长：“对，只要家属不拖腿，我们队伍就好带得多。”

赵玉敏：“我保证。”转身走出。

高营长：“通讯员。”

丁宝山进来。

高营长：“你看住电话机子，我到一连去。”

一间屋里，灯下。

张连长和指导员在听取班长汇报，张连长烦恼地抽着



烟。

陈德海：“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里差不多，大部分同志对跑路打仗没意见，求战情绪很高，就是怕再转移。”

张连长哼了一下。

陈德海：“这是刘永贵和郭建华两人的求战书。”

张连长接过陈德海手中的报告：“真伤脑筋！打仗哪有这么随便，他们要打就打啦？哪有这样的事！”把报告递给指导员。

指导员接着看报告，对陈德海：“你说下去！”

陈德海：“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的。”

张连长一怔：“谁？”

陈德海：“王春。”

张连长站起来：“他敢……”要发脾气，旋又抑制下去。脱下帽子丢在桌上，坐下来又站起：“指导员，会议请你主持，我到门口去吹吹风。”

张连长走出屋子，随手把门带上，走到屋后土堆上，叹了口气坐下来，摸出香烟点着，眼睛直朝河口铁桥方向望去。

河口灯火点点，人影、牲口、大车连续不断沿大路向河口走去。

张连长手里的烟卷被碾成碎末，一会儿又重燃着一支。